

HUANG JIN

335200

LIE CHE



黄金列车



黄金列车

[苏联]季米特里耶夫
罗启文、许为础 译
装帧、插图：周跃潮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1982年9月

黄金列车

【苏联】季米特里耶夫

罗启文 许为础 译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5印张 83千字
1982年10月第1版,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26,400册

书号: 10113·226 定价: 0.42元

内 容 提 要

描写十月革命后，苏联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，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由苏联、捷克、奥地利、中国和罗马尼亚等不同国籍的工人、士兵所组成的一支武装分队，为夺回被捷克反动军队抢走、正在准备移交给高尔察克白匪帮的一列车黄金时，而对敌人的重重包围、与隐藏在内部的叛徒、特务的破坏情况，进行了勇敢、机智的斗争，终于得到胜利，受到列宁奖赏的故事。

一清早便飘起寒冷的、不合时令的毛毛细雨来了。阵阵疾风在呼啸着、左右不定地刮打着雨丝。安德列虽然翻起外衣的衣领，把帽子戴得深深紧紧的，但雨水还总是朝他的脸上打来，使他不知道转向哪边好。他来回地踏步走着，一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灌木丛，不时又看看那幢在黑暗中隐隐发亮的哨房。透过沙沙的风雨声，传来了远处夜都市的喧闹声。一辆汽车开过去了，紧接着一辆卡车又驶过。接着而来的又是一片寂静。什么地方传来了响亮的狗吠声，又响起了一声喑哑的手枪声，狗吠得更厉害。但是，第二响枪声之后，狗吠声便静下来了。

“听，狗儿大概又打搅什么人了。”

安德列很快地朝那熟悉的声音转过身去。哨房的主人站在一旁，手里撑着一根多节的棍子，伤心地摇着头。

“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”他轻声地问道，不知是问安德列，还是问自己。

安德列什么也没有回答。老头儿站了一会儿，便不声不响地在黑暗中消失了，就象他刚才的出现一样。

为了使自己暖和一些，安德列便开始想起他的火车头，想起那热气逼人的卧室来。渐渐地，他的思想又飞到了那列货车上，想起那个使他朝夕不安的问题来了：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？

以前安德列也常常通知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，有关开会的时间和地点。不过总是预先在一两天前就通知的。但是今天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是紧急会议。委员会主席沙可夫，派安德列和哨房的主人到旷野去放哨。

安德列几乎已经忘却了时间，他只觉得自己在这里已经来回走动了很久，虽然他们实际上在这里放哨，最多只有一个钟头的光景。

安德列一走出门，沙可夫便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去年，苏维埃政府为了应付紧急情况，把部分黄金储备撤往喀山。在反革命叛乱时期，捷克反动军队^①截劫了这车黄金，把它运到西伯利亚这里来，企

① 1918年捷克战俘途经苏联西伯利亚和远东归国，在英法帝国主义指使下叛变，与白匪勾结向苏维埃进攻，也有部分人参加西伯利亚的游击队。

图交给高尔察克①。”他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大声地补充道，“但是，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！黄金应该归还它合法的主人……同志们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召开紧急会议的原因。”

长时间的沉默，无罩油灯的火光在夜雾中不时摇晃着，暗淡的黄色灯光照着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脸。

“因此你就建议……”马尔可夫终于打破了沉默。他是一个消瘦的高个子，脸无血色，长满未加修整的硬刺刺的胡须。

沙可夫站起身来，在房子里踱着步。年久失修的旧地板在他的脚下象诉苦一样嘎吱吱地发响。油灯的火舌在跳动着，不断冒出黄色的烟雾来。

“我没有建议什么。”沙可夫回答说，一面固执地看着马尔可夫，“莫斯科来了命令，对我们说来，这就是法律。因此，我们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去执行这一命令。”

“我指的不是这个。”马尔可夫眯着眼睛，抬头望着沙可夫说，“命令毕竟是命令，我们当然应该执行。问题在于——什么时候和如何去执行？”

① 亚历山大·华西里耶维奇·高尔察克（1873—1920），是白匪反革命的头子，曾任沙皇时代的海军上将。1918年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唆使下，向年青的苏维埃大举进攻，自任海陆军最高统帅。1920年白匪被红军歼灭，他本人则被革命群众绞死。

“这就应当由革命委员会来决定。”

沉静又开始了。可以听到外边大风的呼啸声，和灯芯的哔剥的烧灼声。

“知道了这辆运载黄金的列车在哪儿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夺回来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抢救回来。”铁路工人代表、火车司机拉弗罗夫把沉重有力的双手搁在桌子上，自信地重复说，“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！不过，往后又怎么办呢？没有路，我们是走不了的。而且，在路上……”

沙可夫敏捷地瞟了他一眼。说：

“问题就在这里了。夺回这辆列车虽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但我们毕竟还是能够办得到的。问题是要把它运回中央……因此，我们应当全面预料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。但是，这却是难以设想的……”他停顿了片刻，然后又轻声地继续说，“说老实话，要把黄金运回中央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然而不执行政府的命令也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是呀，命令当然要执行啦！”马尔可夫沉思着说，“不过，我还不完全理解这一命令的意图。要知道，我们迟早会把高尔察克粉碎的。到时候，这车黄金自然是我们的战利品了。”他微笑了一下，但立即又严肃地说，“请正确地理解我的话，我丝毫也没有

怀疑执行命令的必要性。但是，我们是否都完全理解这一命令的涵义了呢？”他又仰起头来，望着站在桌子旁边的沙可夫。

“我们是很正确地理解命令的：从敌人手中夺回这车黄金，把它交还给共和国。”沙可夫郑重其事地说，“难道你还没有理解命令的意思吗？要知道，高尔察克很快就完蛋了……”

“那更好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高尔察克很快就会完蛋的。”沙可夫继续说道，“正因为这样，政府才命令我们抢救这一车共和国的黄金。”

说到这里，沙可夫豁然开朗地想起了列宁的办公室来了。去年他曾经到过那里。当时，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，曾与他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，询问他有关西伯利亚的情况。沙可夫终生都不会忘记，他只听过列宁这一次讲话的声音。

也许，伊里奇此刻正在对斯维尔德洛夫说：

“你明白吗？雅可夫·米哈依洛维奇，这对我们是何等重要！只要再过一个短时期，当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与全世界进行贸易！再说（这时列宁也许会拉起斯维尔德洛夫的手来），这些黄金是属于人民的。但是，它也可能落到敌人手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！”

沙可夫看着革命委员会委员们紧张的面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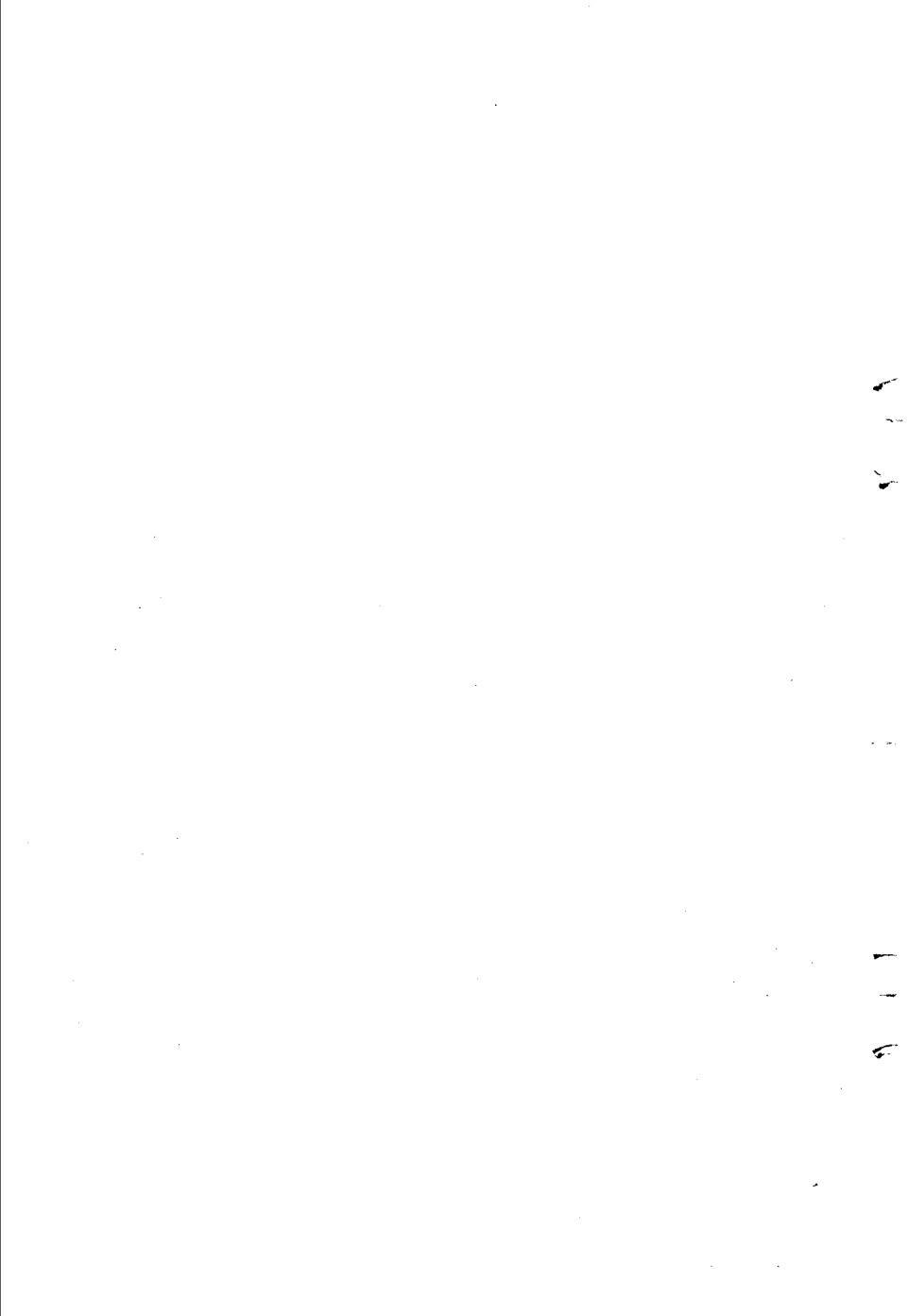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那些政治冒险家们，一旦感到自己必遭灭亡的时候，他们就企图逃出外国。那时，他们首先带走的不是自己忠实的仆从——这些人在那里顶什么用——而是黄金。克伦斯基^①这个卑鄙的无赖，他一手扼杀了自由和民主。而在他临近末日的时候，他却没有忘记把三百五十万卢布，兑成黄金存到外国银行去，以防万一。高尔察克不可能把钱存到银行里去。但是，当他一旦放弃这个他现在正企图‘解放’的俄罗斯国土的时候，他首先就会把黄金带走的……”

一阵狂风猛烈地吹打着哨房的墙壁，沙可夫仿佛听到外面有人尖叫了一声。他看看到会者的脸，知道他们也听见了。沙可夫毫不犹豫地从小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，把它投入火焰中。纸片很快就在桌上化为灰烬了。马尔可夫向门口狂奔过去，可是房门自动地迎面敞开了。门坎上出现了一个拿着手枪的捷克军官。他迅速地向所有的人扫了一眼，用生硬的俄语说：

“举起手来！一个跟着一个走出去！”

① 前俄国社会党人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，1917年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，临时政府被推翻后逃亡美国。





二

前宪兵上尉耶列米也夫不久前，因镇压农民起义和枪杀人质有功，被晋升为中校，此刻他正站在反间谍机关长官布特贝尔格男爵的面前。

“唔——怎么了，先生？”男爵抬起头来，迎着耶列米也夫微笑了一下，“都带来了吗？一个个给我叫进来，不，先从头儿沙可夫开始！”

耶列米也夫却呆立不动。

布特贝尔格感到有些不对头了。他站了起来，用他那双呆滞的、蛇一样小的眼睛盯着耶列米也夫的脸孔。

“喂，怎么样了？”他低声怒喝着，“到底怎么啦？！”布特贝尔格终于忍不住咆哮起来了。

“是这样，上校先生阁下，我们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，得到关于布尔什维克秘密会议的情况后，我便遵照你的命令，带着半个连的士兵把森林包围起来了，并且还不声不响地偷偷潜近哨房，黑暗和风雨正有利于我们的行动。但是他们左右都有人在放哨。为了不惊动他们，把他们一网打尽，我便派人去解除这些岗哨。但是，正当我的士兵迫近时……”

“快点说！”布特贝尔格大声吆喝着，“到底怎么样了？都跑了吗？”

“不是的。是捷克人……”

“什么捷克人？为什么来了捷克人？”

“简直叫人莫解，上校大人，不知道突然从哪里钻出来了一些捷克人，有二十来人，他们先解除了岗哨，冲进了哨房，把所有的人都带走了。”

上校继续狠狠地盯了耶列米也夫一会儿，突然，他用拳头使劲地捶了一下桌子，使得桌子上那些笨重的文具都跳起来了。

“真是见他妈的鬼！”他大发雷霆，脸气得发紫。他个子高瘦，面容憔悴，双手来回摇晃着，歇斯底里地在办公室里打转。

“我已经向亚历山大·华西里耶维奇报告过了。我不能允许这样做！究竟谁是俄罗斯的主人？是我们还是捷克人？他们在伏尔加河和西伯利亚帮助我们打过布尔什维克。唔，谢谢！这我们以后会答谢他们的。然而，现在应该让我们自己来统治俄罗斯！”

耶列米也夫肃立着，不敢说话。他凭经验知道，在这种时候，最好还是不要顶嘴，沉默为佳。然而，上校好象是忘记了他，继续在办公室里打转，一面大声地咒骂个没完。突然他在耶列米也夫面前停下来。

“你这家伙，也是他妈的蠢货！就这样把他们白

白放走了！是吗？我的先生，捷克侦察兵比我们的强几千倍！”他怒气冲冲的把一口烟蒂吐在毛绒绒的地毯上，继续从这个角落转到那个角落。

“捷克人把他们都押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蠢货！不知道！很多事情我们都应该知道！要是捷克人把他们都释放了——那不都完了！”

上校抓起电话筒。从他那突然转换的语调，耶列米也夫知道布特贝尔格是跟城里的捷克军司令讲话。

布特贝尔格要是在别的时候打电话来，这位捷克将军也许会对他的通知感到兴趣。然而，此刻电话铃正好打扰了他的晚餐，使他几乎不能忍耐。他一听到布特贝尔格的声音，便皱着眉头说：

“哪又怎么啦？”

“将军大人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……”

“对我们也是这样。”将军打断了对方的话，

“不重要我们就不逮捕了。什么？是的，已经枪决了。”他看着那个必恭必敬地端着热喷喷的咖啡、呆若木鸡地站在门口的勤务兵，大声地重复说，“是的，已经枪毙了，我们立即把他们枪毙了！你呀，甬发呆了！俄国人说得好：要善于行动呀！”他把听筒搁起来了。

“枪毙了！”上校狠狠地说，“他们就知道枪毙人，象拦路强盗一样杀人。这个欧洲的国家还自封文明呢！可就在审讯人时，把他们象香肠一样，内外摆布一下都不会！”

“请让我大胆问一句，他们当真把沙可夫那班人枪毙了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！”上校又重新在房间里走动起来了。

“可是，那里有我们的人呀！请允许我大胆地报告你，他是一个非常宝贵的、不可多得的人哪。”

上校挥动着手，意思是说：住口，事到如今，反正一切都无济于事了。

耶列米也夫走出了上校的办公室。这时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，他终于清醒了过来，可以想想事情了。他沿着街道慢慢走着，本能地走到房屋的阴影里去。月儿在天空中漫游着，不时躲到云朵里去，忽而又露出脸儿来。雨停了，但是屋顶还不时滴下一些沉重的水滴，打着水洼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这就是打破这寂静的黑夜的唯一的音响。然而，就连耶列米也夫自己也知道，这种沉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。这时，在阴暗的牢狱里，特务们正在拷问着布尔什维克和嫌疑犯。在牢狱的庭院里或城市的郊外，正在枪杀被判死刑的犯人。凭自己的经验，耶列米也夫也知道，就在这里附近还有许多使他害怕的人——铁路工人、

砖瓦厂和水泥厂的工人，搬运工人和磨粉工人——还没有睡觉。他们不睡觉，是准备把“最高统帅的军队和他——耶列米也夫致于死地。让人们把革命委员会破获吧！他们这些人活着就会斗争到底的。耶列米也夫凭自己的经验，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。这样的事例在一九〇五年、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五年，都不止一次地发生过……

这位前宪兵上尉的思绪，又回到了今天那倒霉的事情上来了。他气得咬牙切齿。一瞬间，耶列米也夫几乎恨透了所有的人——布尔什维克、捷克人和布特贝尔格上校。但是，他最痛恨的还是自己。真是，本来差一点儿就要把那个革命委员会主席抓到手的，但结果却扑了个空！要知道，他似乎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的呀，预先还包围了森林……只是一时糊涂，不但没抓到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，而且还失去了自己的内应人。这个人为耶列米也夫效劳已经五年了，多么可惜呀！

耶列米也夫回忆起一九一五年的春天。那时，他刚得到宪兵上尉的军衔，便千方百计向自己的上级证明，自己是不愧佩上宪兵军官的金星肩章的。他真的走了运——获得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情报，这个组织在军事学校的士兵中间进行瓦解工作。他一弄到了这个组织的名单以后，就把全部成员都逮捕起来。